



人间物语

父母的菜园

| 文郁 文 |

1

黄昏时候我拎着一个篮子来到路边的菜地里——说是菜地，其实之前是一块四分田。包产到户的头几年是用来种水稻的，忽一日几乎所有的水稻田都被闲置。后来便被相继改头换面，有的栽上树，有的被改成鱼塘，有的一片荒芜，满是杂草。而我们家的这块四分田被父母改良成菜园。

这块田离父母家两三百米，形状弯弯曲曲的。在所有的田地中，似乎它最适合做菜园子，大小合适，土质肥沃，加之附近就有水塘便于浇水。

每次回家，老远就会看见父亲或母亲佝偻的身影在菜地忙碌，于是就感到踏实。

此刻，夕阳逐渐西下，凉爽的风微微吹拂，夏天的炎热几乎褪尽。这一片菜园子被夕阳的余光笼罩着，一垄垄菜地仿佛是一垄垄整装待发的诗行——我这么说它们，它们一定是不同意的。事实上它们只是父母精心打理出来的农家蔬菜地罢了。

或者说，它们是父母除了我们兄妹之外的另外的儿女。

此刻，它们安静地待在自己的领地里。被夕阳宠幸，被微风抚摸，而在不远处，另一块田野里有个牧鹅人正低头看着手机，一群鹅——这消失已久的乡村家禽，悠闲地出现在我的视线中，正频频低头啄食田野里的绿色杂草。

我收回视线，继续打量父母的菜园。这弯弯曲曲的田地里此刻被玉米、豇豆、毛豆、辣椒、茄子、黄瓜，以及我正准备采摘的秋葵等包围。挤挤挨挨，葱葱茏茏，一律绿油油的。就像集体要去赴一场盛会一般，每一种蔬菜都尽情地绿着，茂盛着，疯长着……不同的是像豇豆黄瓜等已经被搭架了，因此是扬眉吐气的样子，而有的则谦虚内敛地贴着泥土往上长：比如南瓜、冬瓜之类的。

菜园上空，不知名的鸟儿发出欢快的叫声，被晚风吹递过来，又吹送出很远。

2

父母都八十往上。争争吵吵，彼此为敌大半生。唯独在两个方面高度一致：其一是对子女和晚辈无限宠溺到毫无原则，其次是对田野和土地青睐和眷恋到无以复加。

很多个周末我是在父母家度过的。清早，天还未大亮，总是在他们的争吵声中迷迷糊糊醒来，之后继续辗转入睡。等彻底醒来时他们则通常不见踪影。

此时他们都下地了。而早餐已经被母亲弄好放在锅里热着。

我需要做的，是吃了早餐，洗碗，然后把他们的衣服洗干净，再拖下地或打扫下屋内卫生。其实父母并不指望我做这类事，在他们眼里，能看到我在就行。因此每当我回到家却拿起包找东西时，父亲总是紧张地问，你又要走啊？

父母年事已高。对于过度劳作之类的事我们兄妹一致保持坚决的反对，尤其是上山或挖地之类的重活。

去年，父亲因为挖地，不小心把小腿肚子挖了一个伤口，此后便寸步难行。医生一再叮嘱要静养，否则伤口难以愈合。可父亲不听，于是伤口便越长越大乃至烂成了一个洞。我们兄妹如临大敌般制止着他下地，可通常是眨眼之间便不见踪影，然后我们分头行动，不是从山上，就是从田里把他拎出来。此时的父亲如同犯了错的孩子承诺着下次不了下次不了。我们晓以利害，说，继续下去，会瘫痪在床。父亲这才略微上心。但稍微有好转，又立马下地。对此我们深感无奈。

母亲去年两次摔跤，腰部和腿部处于严重的疼痛状，医嘱不能做重体力活。然对于下地这事，她几乎无法克服。

于是我们改变口气说，你们种一点自己吃的菜即可，其它能免则免。

于是他们便小心翼翼又一门心思地侍弄着自己的菜园。每次我们回家，如果能带走他们的劳动果实，他们便很是满足。父亲会用很大的篮子把蔬菜瓜果摘好，母亲会把那些蔬菜瓜果分类，用塑料袋包好，一个个地说明是谁家的。

此时，虽然他们不交流，却是难得的默契。

3

父母对土地的情结，是顽固到近似执拗的，离开了田地，他们就会手足无措，浑身不适。

尤其是父亲，他一旦进入自己的劳作空间，就似乎找到了自己的归属——那会儿他的忘我与投入是任何其他人和事所无法取代的。每次一大清早出门，到中餐过后回家，这几乎成了他铁定的规律。为此他每天最关注的是天气预报，每天总担心着种下去的菜或者被干着了，或者雨水太多发不出来嫩芽。

看天气预报时的父亲特别严肃和认真，每次我回家都会反复问我近几天的天气。但即使如此，他还是无法应对天气的变幻无常，也很难让种下的菜如愿成活。因为他的年老体衰加之思维混乱，总使他把握不住合适的节令，乃至如何除草如何松土他也似乎比别人要多付出许多。对此母亲颇为不屑，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：劳而无功，一辈子做不出一件像样的事情。父亲也不计较，继续他的劳而无功和偶有收获的田间劳作。

偶尔，父亲劳作回来会把农具和胶靴之类的随手一扔，对此十分爱整洁的母亲深恶痛绝，于是一场争执又开始了……

母亲责怪父亲是有她自己的缘由的。因为母亲既忙内也忙外，屋内屋外的卫生、一日三餐、洗洗涮涮、迎来送往，几乎全靠母亲瘦小的身躯来支撑。父亲却只会在外忙碌，回来后不仅插不上手，还经常给母亲添乱。

由于不满父亲的劳而无功，母亲就时常自己下地。母亲做事讲究效率，也很能把握节奏和时令。因此经过母亲打理的菜园通常比父亲的菜蔬长势要良好得多。母亲因此对父亲更加不屑。面对那些长势良好的辣椒、茄子、秋葵之类，母亲说，哪一样不是我动手栽种的。他，一天到晚倒腾来倒腾去，也看不到一点收成。父亲并不服气，于是更加埋头在门前空地处长荒，种出各种时新的然而却并不茂盛的藤藤蔓蔓的瓜果来。

……

此刻站在夕阳辉映的四分田菜地里，我慢慢地采摘着母亲种的秋葵。对于那葱葱郁郁的满地蔬菜，我实在分不清哪些是母亲种的，哪些是父亲种的。

就如同我分不清自身这个身躯和灵魂，哪一部分是来源于母亲，哪一部分来源于父亲。



拜荷

国画 / 钱新明



B03

在德令哈读海子

| 郁有满 文 |

夏游青海湖后，于7月2日晚至德令哈。这是一个陌生的地名，著名诗人海子曾经来过这地方。

海子，本名查海生，安徽怀宁人，是陈独秀的乡邻，1964年生，1979年15岁时考入北京大学，1982年开始写诗，至1987年已经写下近200万字的各类作品。1989年却突然在山海关卧轨自杀，年仅25岁。他曾写过“我只愿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”等许多美好的经典诗句。

在德令哈，想起他的《日记》一诗，其中的几句诗特别感人：

姐姐，今夜我在德令哈，夜色笼罩

姐姐，我今夜只有戈壁

……

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 空空

姐姐，今夜我不关心人类，我只想你

海子于1986年、1988年两度到过西藏、青海。青海的德令哈，是海子难忘的地方。

德令哈，蒙古语为“金色的世界”，藏语意思是挖煤的地方。从地理位置看，德令哈处于青海省的北部中段，海拔近3000米。由此再往西即是柴达木盆地。我一路西行，只见大片的戈壁滩，无边无际的荒漠，人烟稀少。在当年的海子看来，德令哈这一个荒凉的边地，却催生诗情。他离开此地后不久即自杀，可以说他正是从这里走向了死亡。德令哈，对海子来说是个特殊的地方。

海子为什么会来到德令哈？也许有他心中爱恋的偶像，或有神往的高原风光。他为什么要自杀？也许，他是对生活有了别一样的看法，也许是在精神上受到了打击，并且因缺少人们的关爱，而感受到了孤独？可唯有孤独，方能出众。叔本华说：“只有当一个人孤独的时候，他才可以完全成为自己”……

他留言他的自杀与别人无关，作为凡夫俗子的我，并不会理解他的自杀，我为他的死而惋惜，他是那样的年轻，那样富有才华。可他作为诗人，也许他的死就是一首伟大的诗篇。

而世界无时无刻不在变动。如今，德令哈已今非昔比。我看到德令哈也建起了工业园，其中有尼泊尔产业园、浙江产业园等。笔直的街道上，种着挺拔的白杨树，长得高大、整齐。

海子上大学之时，我也已从农村考入大学。他写诗，我读中文系，热爱文学，也尝试着写过习作，并关注着文坛。我的老同学金山是个诗人，我也知道诗界的一些人和事。在那时就知海子、顾城、舒婷、北岛等诗人，他们风格不同，顾城为朦胧派，海子则是先锋派。80年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，也是新诗喷涌的年代，我也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，同样受世风熏染，也感受他们诗情的激荡。

也许是过于年轻，我们的导游并不知晓海子，倒是早我两天来到德令哈的同学，他们的导游有文艺范儿，向游客诉说了海子的故事，同学又在微信中转告了我。其实，正是因为海子来过德令哈，2012年7月25日至26日，在德令哈市举办过中国首届“海子青年诗歌节”。同年，海子纪念馆和海子诗歌碑林在德令哈市建成，可惜我们团队未能去参观与瞻仰。

海子已去，但他的诗，今天读来仍然很感动，仍有回味。著名音乐人刀郎为追忆海子特地独自赴德令哈，感慨“真正的德令哈被海子带走了”，并作《德令哈的一夜》，他唱着“谁在窗外流泪，流得我心碎”……歌曲满含沧桑的沉重感与对命运的拷问，一如海子那柔美与悲情组合的诗歌风格，一如海子对德令哈的抒情。我的歌友十分喜欢演唱这首优美的歌曲。

恰逢海子去世30周年之际，我来到德令哈，这是海子的灵魂曾经飘然而过的地方，也是他在这里留下满怀激情诗句的地方。我在夜色中，走在这宁静、僻远的城市郊外的大街上，依稀的路灯在昏暗的长夜中透着亮光，仿佛海子的身影就在那灯光下走在我的前面。荒漠草原的风吹着我的身子，我的心却不平静。一个人的生命是短暂的，与浩瀚的宇宙相比，是渺小的，但海子是一个曾发出思想光芒的人，是一个曾经留下美好诗句并激励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人。在芸芸众生中，这样的人又有多少？

今夜，我在德令哈，读他的诗，在夜色中感受他的诗中激情，感受他的思想灵魂。这里写下的随行杂感，算是一个爱他诗的同时代人，对他的一点纪念吧。